

农民

第二卷 冬



莱蒙特著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

〔波〕莱蒙特著

农 民

第 二 卷

冬

吴 岩 译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Ladislav Reymont
THE PEASANTS

本书根据 Alfred A. Knopf, New York, 1925 年版英译本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暂定二百种。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，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农 民

第二卷 冬

(波兰)莱蒙特著

吴 岩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9.875 插页 5 字数 221,000

1981 年 8 月新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6,300 册

(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排)

书号：10188·200 定价：(五)1.10 元

第一章

冬天来了。

开头的几天，不过是在试试它的力量——跟秋天搏斗角力，遥远地在死灰色的远方呼啸着，象是什么饥饿不堪的怪兽一般。

如今到来的，是那些冰冷凛冽的白天，透着朦胧微光的、凄凉沮丧的白天，是那些尸体般没有生命的白天：鸟儿发出恐惧的啼声投奔森林；河水惊惶地汨汨鸣响，有气无力，缓缓流动，仿佛因为害怕寒冷而瘫痪了；连乡村也好象在颤抖，乡村里的一切生物，好象都朝着北方以及北方深不可测的云霾，惴惴眺望。

而黑夜还是和秋天的那些黑夜一样，充满了恐怖的唏嘘叹息和飕飕飒飒之声；仿佛是挣扎的声音和突如其来的沉寂；狗在号叫；木材突然噼啪冻裂；寻找栖息之所的飞鸟，哇哇哀鸣；从隐没在黑暗中的阴森森的十字路口和森林地带，又传来了可怕的呼唤；还有魑魅扑动翅膀的声音，还有潜伏在吓昏了的乡村人家墙下的黑影幢幢。

黄昏时分，夕阳巨大殷红的形体，偶尔也会在西边儿仍旧显露出来，笨重地往下沉落——一个熔化的大铁球，里边涌出血红的铁水洪流，周围升腾起烟一般的漆黑雾霭，看上去象是壮丽而又凄惨的大火。

人们说：“严冬的威力愈来愈厉害了，凶恶的暴风就要起来了。”

事实上，严冬的威力也的确愈来愈厉害了——一天胜似一天，一小时胜似一小时，甚至一分钟胜似一分钟了。

十二月四日是圣巴巴拉节，守护灵魂往生天国的圣女巴巴拉的节日。紧接着圣巴巴拉节之后，就刮起了第一阵急骤凌乱的咻咻冬风。风在地面上飞掠而过，发出象猎狗顺着臭迹穷追猛赶时狂吠的声音。风啃啮耕耘过的田野，在丛林周围吠叫，刨开积雪，扯断果园的树枝，沿着大路狂跑，在溪流上东闻西嗅；风不费多少力气，到处把一切简陋的茅草屋顶和篱笆都摧毁了。这之后，风依旧狂吠着，却向森林逃奔而去了。继这阵狂风之后，就在当天晚上，又从昏暗中冒出了几阵巨风：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的嘴巴里，伸出了长长的锐利的风舌。

巨风刮了整夜，在田野里咆哮而过，象是一群群饿狼。巨风也大显了神通。天还没有亮，僵硬的大地上的褴褛残破的雪衣，已经完全给剥光了；只有在某些地方，在洼地和沟渠里，才可以看到残留下来的白雪布片挂在篱笆上面。田地上也留下一些发光的白斑；道路可彻底冻住了，——仿佛变成化石了——严霜用它锋利的牙齿深深地啃进了泥土，因此，泥土受到掙击时，便发出钢铁般的金属声。可是，随着早晨的到来，巨风便逃到树林里去躲起来了；巨风潜伏在树林里颤栗发抖。

如今天空也布满了愈来愈黑的彤云。云霾从每一个洞窟里爬出来，抬起怪大的脑袋，伸展细长的身体，迎风投出灰色的鬃毛，露出又大又脏的牙齿；云霾成群结队地汹涌过来了。从北方来的云：黝黑而巨大，可又凌乱而褴褛，彼此层层重叠，枝节横生，如无数吹倒的树林，中有深邃的罅隙间隔，上面又仿佛散布着浅绿寒冰似的巨大条纹。这些彤云以狂野的力量奔涌前进，发出沉闷的呼啸。从西方来的那些是缓缓推进的云：铅一般的颜

色，巨大浮肿的形体，有的地方象火焰一样发出明晃晃的光亮；那些云朵一个挨一个地依次滚动，在长途跋涉中愈来愈坚决了，跟成群的大鸟不无相似之处。从东方驶来的是扁平的铁锈色的蒸汽团块，千篇一律，十分单调，就象伤口斑斓滴血的一具具腐尸一样，叫人不敢正视。从南方也飘来古气盎然的云朵，颜色黑中带红，叫人想起一块块的泥炭，外表上有条纹和斑点，虽然暗淡而没有生气，里边儿却好象躲藏着恶虫。也有云朵在高处浮游，仿佛是从熄灭了的苍白日球里降落下来似的，它们或是形成朦胧暗淡的鬼火，或是杂呈着缤纷的色彩，好比行将熄灭的余烬一样。所有这些云霾都蜂拥前来，堆成崇山峻岭，把整个天空都淹没在翻腾着的浑浊的黑色洪流里了。

整个儿大地突然变得黑暗了；到处笼罩着沉重的寂静；一切灯火都黯淡下去了；流水明亮的眼睛朦胧起来了；人人感到茫然若失，怔怔地屏息伫立。从大地里涌出了担心未来遭遇的恐惧；严寒直透骨髓，一切生物都因为害怕它而发抖。人们看到兔子窜过村庄，粗糙的毛蓬蓬松松地竖了起来；人们看到乌鸦发出嘶哑的叫声栖息在谷仓上，甚至飞进了房子里。狗在外边院子里疯狂地嗥叫；人们气馁地赶紧躲到屋子里去歇息；而神父的盲马却拉着残破的车子，沿着池塘走过来又走过去，撞在篱笆上，发出古怪的叫喊，又找路回马棚去了。

黑暗开始连绵不断了，浑浑沌沌，十分丧气；云霾一天低似一天；云霾从森林里蠕行而下，好比一团浓密的尘土，它沿着田野滚动，象湍急的浊流；然后它又侵入村庄，把万物沉浸在一团暗淡冰冷的雾气里。突然之间，天空当中裂开来了，放射出深蓝色的光辉，犹如青镜一般的井水；于是就有一阵狂野的风呼啸着穿过朦胧的空间，雾气立刻被刮到两旁去了；破碎的通路就这样

的招来了第一阵响亮的大风，紧接着就是二阵，二十阵，乃至几百阵的大风。

大风象千军万马似的呼啸而过，象洪流似的急泻而下，无可阻遏；大风象挣断镣铐脱出桎梏似的奔腾疾驰，蔚为狂怒咆哮的浩大声势，打击着黑暗，彻底驱散着黑暗，把黑暗吞没，或是象烂糠秕似的扫荡掉了。

远远的，在田野之上，在呼啸着的骚动里，雾霭被风赶着撵着，象是泡沫一样。

云霾呢，为无情暴风的脚所踩碎，逃逸远扬，躲到森林里和森林地带去了。天空廓清了；虽然神色暗淡阴沉，白昼总是重新朦胧地出现了，各种生物都象得救似的松过一口气来了。

礼拜日几乎整整地刮了一天大风，没有休止也没有减弱。白天的时候，也还不太难受，夜间可简直无法忍受。明晃晃的、星光照耀的夜降临了，就在这时候，巨风使出它最凶猛的把戏来了。人们并不象平常风高时那样的说什么：“一定有人上吊了。”而是说：“现在一定有上百个人上吊了！”好一片狂号怒吼、砰砰轰响、叽嘎有声啊，简直象是千辆空车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上飞驰，没有一个人能有一瞬间的安睡。

茅屋也同样的在叽叽嘎嘎地发响。暴风再三地冲击着屋子的角落，掀起茅草屋顶，叩撞门户，有时候甚至破窗而入，使人不得不在夜间起床，用枕头堵塞窗上的裂口，因为这时候风发出吵闹的猪猡般的怪叫声，冲进室内，而且挟酷烈的寒气而俱来，即使是睡在鸭毛被头下面的人，也要给冻僵了的。

在这些个日子里，在这些个夜间，乡村里的人们吃的苦、遭的难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。

房子外边的损害，也是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。大风吹倒了

篱笆，卷走了茅草屋顶，在乡长家里，吹倒了一间简直可以算是全新的棚子。风把巴尔特克·柯齐奥尔家的谷仓的屋顶卷走了，卷到了二百多米外的田野里；风吹倒了文西亚雷克家的烟囱；风拧掉了磨坊屋顶上的不少木板；至于许多较小的损失，至于果园和树林里连根拔起的许多树木，谁能数得清呢？咳，光是在大道上，就有二十棵光景的白杨树给风拔了起来，横倒在路上，好象是许多给谋杀了的、残酷地给断手刖足的尸体！

最老的居民也记不起巨风在过去什么时候曾经刮得这样猛烈，造成这么多的损害。

所以，人们都留在家里，在自己的茅屋里熏黑的椽子下一起拌嘴；因为在屋角周围抛头露面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情。然而也有些不大耐烦的妇女，有时会小心翼翼地趑出篱笆，去拜访喜欢闲聊的邻居；表面上是凑在一起纺纱，实际上是唠唠叨叨地饶舌一番，发泄心里的怨气。同时，男子汉们在谷仓紧闭着的门里顽强地打着麦子，从清晨到深夜，连枷一直叩打着地皮。严霜侵蚀过麦子，所以麦粒更容易脱落。

这些大风带来了日益刺骨的严寒。严寒强有力的冲击，冻结了所有的小河与小溪。现在泥沼发硬啦。甚至磨坊的蓄水池上也结了一层淡蓝色的透明薄冰。只有在靠近桥梁的、水深的地方，水依旧在流动；其余的岸边都被冰封锁住了，要汲水就得打出冰窟窿来。

在圣路西亚节^①之前，天气一直没有什么变化。

到了圣路西亚节那天，严寒多少松动些了；风也停下来养生休息了，风扫过平原的次数更加稀少了，喧哗的狂暴的气势也更

① 圣路西亚节：十二月十三日。

加减弱了；灰色的天空变得平滑了，好象广阔的耙平了的大麻色的田面，天空又垂得那末低，仿佛安坐在大路边上的白杨树冠上似的。

然而，午祷的钟声响过之后，寒气又立刻稍稍增加，白雪便大片大片地落下来了。

于是，黄昏来的更早了，雪虽然更干更象粉末，却依旧愈下愈密，一直下到夜色四合。

到早晨的时候，积雪已经足足有三拃深了，它象羊毛似的覆盖在整个大地上，把大地蒙在它那漾着淡蓝光彩的茫茫白色里；而大雪还是在毫无间断地继续落下来。

一片那末深沉的寂寥笼罩着大地，没有声息和音响刺破这如今飘向地面的成群成团的茸毛。万籁沉默，暗哑，仿佛由于什么奇迹，万物都敬畏地停顿了，谛听着那几乎听不见的雪片飒飒纷飞之声。雪片悄悄地悄悄地向地面飘落而下——好一片不断地下降着的、朦胧而又闪烁生光的白色啊！

夜如今是白茫茫的一片浑沌，是闪闪烁烁的珍珠般的一片洁净的曙色，宛如最精美的漂白过的羊毛。这种亮光闪烁来自无垠的天宇——倒象是繁星的闪闪寒光，从天空下射之际，凝聚在一起，磨成了粉末——如今纷纷洒落在整个田野里了。松林不久就把白色尸衣披上了，牧场消失了，大路隐没了，整个儿村庄都溶化在银色雾霭和眩目的粉末里了。除掉川流不息地筛下来的雪花，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。雪花寂静地滑溜地轻柔地飘洒而下，仿佛是月明之夜的樱花！

三步之外，不论是茅屋也好，树木也好，篱笆也好，或是任何人的面孔也好，都分辨不清了；只有人的语声，象翅膀慵倦的蝴蝶，在星云状态的白茫茫之中飞过来掠过去。

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。结果茅屋都被白雪盖住了，每一间都象戴雪的小山似的隆起着，屋顶上摇曳着长长的一缕炊烟。道路和田野融成一片辽阔的平原；果园里都积满白雪，甚至篱笆也给掩没了；池塘在雪块崩落之下完全看不见了，四周的土地也没有了，但见一片白皑皑的、不能通过的、神奇的绒毛似的平畴。

虽然更加干燥更加零落了，雪可依旧在下着。夜间，星星透过雪幕闪烁生辉；白昼，蓝天有时也会从涡卷纷飞的点点雪花后面显露出来。人语声比较响亮了，不再象蒙着面纱说话似的低沉含糊了。乡村似乎稍稍有点活气了，人们开始动弹了。有人甚至想驾起雪橇驰行，但发现道路不通，不久就折了回来。到处有人铲雪，在茅屋与茅屋之间掘出通路来；人人心里挺高兴的。特别是孩子们，快乐得简直发狂了。狗也在东奔西跑，吠着叫着，舐着白雪，跟着顽皮孩子们乱窜。顽皮孩子们涌到大路上，起哄在篱笆里，大声叫喊，用雪球互相投掷，用积雪堆成可怕的怪物，你坐雪橇我拖，我坐雪橇你拖；他们的愉快的叫喊和欢乐的游戏，使所有的地方都充满了喧闹的声音。那一天，罗赫不得不停止教课了，因为把孩子们关在屋子里念初级读本是不可能的。

大约到了第三天，暮色降临的时候，雪便停止了；虽然还有很少的几片雪花，却跟抖动一只空空的面粉袋一样——根本不算什么了。但天空仍旧是阴霾密布的，乌鸦在房子附近扑动翅膀，栖息在大路上。夜来了，没有星星，阴沉沉的；夜色晦暗无光，只是被冻雪的白色冲淡了一些黑暗而已；夜籁寂静无声，好比筋疲力尽的人一样。

“只要起一点儿风，就会下暴风雪了，”第二天早晨，老别列

察打窗子里向外张望，口中喃喃地说道。

汉卡在灶上生火，向过道里张望。时间还早呢：全村的公鸡正在啼叫。晨熹依旧是灰暗的，好象拌和了石灰和煤，涂遍了世界似的；但是，在东方，却有一堆仿佛是蒙着灰的火炭似的东西正透着红光。

房间里的寒气是那么凛冽、潮湿、冷彻骨髓，汉卡不得不在屋子里也光脚穿上木底鞋了。灶里，根本还没有什么火，青色的木柴只是冒烟，哗哗剥剥地爆裂。汉卡从木板上劈下一些木片，在木片底下塞一些麦秸，终于把火引着了。

“这场雪可下够了，一冬的雪也不过如此啊，”老头儿又说道，向那结着一厚层青冰的窗子哈着热气。

刚超过三岁的大孩子在床上哭起来了；愤怒的斥责声，孩子们的哭声，沉重的关门声，从房子另一边斯泰和住的地方传过来了。

“啊，薇隆卡已经在做她的早祷了！”安蒂克一面把刚才烘暖的绑腿布缠到腿上，一面讽刺地说道。

“哦。随她去吧，”老头儿喃喃地说道。“她学会了说话——她就说话了。也许说得稍为多了一点儿，可她也没有恶意啊。”

“还说没有恶意呢！她打孩子的时候，难道没有恶意吗？她让可怜的斯泰和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，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言好语，难道她没有恶意吗？”汉卡一面跪在摇篮边给她的婴儿喂奶，一面这样回答。婴儿正哭着叫着，双脚乱踢。

“自从我们来了以后，三个礼拜已经过去了：没有一天不是吵一场打一架骂一阵才过去的。她是个妇人人家吗？不，她是只畜生……不过，斯泰和也太没志气了，他就听任她随意打他揍他。他象牛马一样干活儿，她待他却比待一条狗还不如。”

老头儿用恳求的眼神看了汉卡一眼，正要想为薇隆卡说几句好话的时候，门打开了，斯泰和本人，肩上抗着连枷，探头向里张望。

“安蒂克，你愿意去打麦子吗？风琴师要我找人给他打大麦。那大麦又干又好，打掉麦皮挺轻便……斐利普求我带他去；可是，如果你愿意去，这活儿就让你去干。”

“多谢你的好意，”安蒂克答道；“不过我不想在风琴师家里干活。斐利普会干得挺好的。”

“随你便。再见了。”

听到丈夫一口拒绝，汉卡跳了起来；可是她立刻又俯倒身子，她的脑袋俯在摇篮上，掩饰着涌出来的眼泪。

“啊！在这可怕的冬天里，我们那么穷苦，只有一点儿马铃薯和盐，他自己身上连一文小钱也没有……他竟回绝了送上门来的工作！整天坐在屋子里，抽烟，想心事！……要不就东游西荡，象个失魂落魄的人，寻寻找找，……找什么呢？也许是我风吧？咳！咳！我的主啊！”她苦恼地呜咽啜泣。……“现在，哪怕杨开尔也不会再相信我们了：我们不得不把母牛卖掉……的确，他在另外一个农民的田地上干活是失面子的。……可是——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——主啊！如果我是男人，我决不爱惜自己，决不躲避辛苦，我一定要干活，干得胳膊也抬不起来，……咳，我是个可怜虫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接着她就动手料理家务杂事，时不时地偷望安蒂克一眼。安蒂克坐在紧挨着炉灶的地方，膝上抱着裹在羊皮里的长子，用他在火上烘暖的手抚摩着孩子的小脚，同时他却长吁短叹，忧郁地凝视着炉火。老头儿在窗前削着马铃薯的皮。

他们彼此不说话，沉默下来了——不安宁的沉默，孕育着

隐痛、又为苦闷之感加深了的沉默。他们谁也不愿朝对方的眼睛看，谁也不愿开口；他们的说话演变成了哀叹，他们的微笑消失无遗，他们的目光里燃烧着压抑住的谴责，他们苍白消瘦的脸上看得出生硬粗暴的表情，他们的心里燃烧着炽烈的怒火。他们给撵出波利那家门已经三个礼拜了，那末多的漫长的白昼和黑夜已经过去了，可是，被逐出家门的细节，他们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身受的损害，创痛犹新；顽强的反抗之情，依然不衰。

现在炉火燃烧得正欢，暖意充满屋子，冻在窗上的冰融化了，茅屋外边裂缝里的积雪，化成水滴下来了，而冻硬的泥地上，也微微地冒出一点儿湿气来了。

“那些犹太人……会来吗？”汉卡终于问道。

“他们说要来的。”

又是一句话也没有了。真的，谁该先开口呢？该汉卡吗？……她可不敢开口；一开口，她满肚子的苦水都会不由自主地倒出来了！——或者，该安蒂克吗？他有什么可说的？说他的悲惨境况吗？他们两个人都知道的。他从来不喜欢交朋友；至于对人吐露心事，哪怕是对自己的老婆，他也不愿意这么办！何况，如今他的灵魂被憎恨所吞噬，如今每一个回忆都使他愤怒得浑身哆嗦，拳头捏紧，恨不得拿全村的人来出气——叫他怎么能开口说话呢？

关于雅格娜的甜蜜的回忆，如今他不再珍藏于心了，如今一丁点儿也没有了，就象他没有认识她、从来没有把她拥抱在怀里一样了；现在，他简直会把这姑娘撕个粉碎。

然而，他所感到的可不是憎恨。“有些女人，”（他认为她是这样的）“就象野狗一样，总是谁给它一块较大的骨头，就甘心跟着谁跑，再不然呢，你挥动棍子，它也就俯首帖耳了。”甚至这些

个想法，也不是时常兜上他的心头的：面对着父亲使他遭受的雪崩似的大害大殃，他忘记了她的过失。一切都该怪罪老头儿：是的，是他的父亲——那恶棍，那暴君，那在他腰部愈刺愈深、日益残酷地刺痛他的荆棘！——正是由于他——由于他！——才发生了种种不幸的事情啊。

在这些日子里遭到的一切灾难和受到的一切苦痛，统统都积贮在他的胸中，凝成好不可怕的一串苦恼伤心的念珠；他却不断地在心里数着那念珠，使灾难和苦痛记忆常新。

他对自己的贫穷倒满不在乎。他是个壮健的汉子：只要头上有一片屋顶就行了，别的就不需要什么了。

“让我老婆去照顾孩子们好了，”他想。比其余一切事情更刺伤他的心的，乃是人们对待他极端的不公不义。他感觉到这一点，不断地愈来愈感到刺疼，就象摩擦荨麻刺伤的地方一样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！只不过在三个礼拜之内，全村的人都变得看不起他了，倒象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似的。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，没有一个人到他家里来看望，甚至没有一个人跟他亲切地打一个招呼。他感到自己是个被放逐的人。

如果他们不来，也就罢了，他可不是低头求人的人。但他也不愿意退缩在一个角落里——他对任何人都决不让步一寸。如果他们要想打架，好吧，那就跟他们打上一架！……不过，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的呢？因为他跟父亲打过架吗？——哈哈！难道列普卡村里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吗？难道约瑟夫·伐尼克不是三日两头都要跟他父亲打架吗？难道斯泰和·普洛希卡不曾打断他父亲的腿吗？然而，谁也没有对这两个人说过一句责备的话！不，他们只是对他深恶而痛绝之罢了。当然罗，常言说得好：“天主保佑什么人，圣徒也就保佑什么人。”而波利那就好比是列普卡

村的天主啊！

整整那一段时间里，他满脑子尽是复仇的意气和复仇的打算，他在一种激动愤怒的狂热里打发着日子。他不动手干活，不考虑自己的贫穷，明天的种种事情也全都忘怀：经历了极度痛苦之后，他身心交瘁了，他只是这儿那儿地悄悄走动——到哪儿也是个自我折磨的苦人儿。他时常在夜间起床，沿着大路蹀躞徘徊，或是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做着复仇的好梦，起誓赌咒，他决不宽恕。

他们一起吃早饭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他眼睛惊惶失措地坐在那里，反刍着过去的事情——多刺的苦草，难以咀嚼下咽啊！

这时候，白昼渐近，炉火已经熄灭了。一道白漾漾的冷光，从外边儿积雪上，照进那冰霜部分融化的窗子里来了。凄凉的寒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，把房间里肮脏破烂、家徒四壁的样子暴露无遗。

天哪！跟这样一间茅屋相比，波利那的房子简直是高楼大厦了。不，父亲家里不论哪一间偏屋，哪怕是牛棚吧，也比这茅屋更适宜于人居住。这茅屋不是什么住房，而是个肮脏的猪栏；是一堆烂木头、干粪和废物啊！光秃秃的地皮，一块遮盖的木板也没有，泥地上蜂窝似的尽是窟窿，窟窿里填进了冻结的泥块和垃圾，房间里不论什么时候被炉火烤热了，它们就发出比肥料堆还难闻的臭味。在这一片沼泽似的地皮上，筑着歪歪斜斜的发霉的墙，墙上潮粘粘的滴着水，阴暗的墙角里严霜摇晃着它的白胡须；墙里有许多窟窿，用泥土堵着——有的地方，甚至用麦秸和牛粪堵着。顶篷低垂，象只破破烂烂的旧筛子，顶篷上的窟窿比木板多，用一绺绺麦秸堵塞着。只有家具和家用器皿，以及挂在墙上的圣像，在一定程度上掩饰着这种悲惨的贫穷景况；而那

庞大的柜子，那横搁在房间里挂着衣服的竹竿，一起遮住了把房间与牛棚分隔开来的柳条栅栏。……

汉卡不久就把她的活儿干完了，虽然她是无需抓紧工夫的。一头母牛，一头小牛，一头小猪，几只鹅和鸡，这就是她全部的家畜，事实上也就是她全部的财产。她给孩子们穿上衣服；他们立刻跑到过道里跟薇隆卡的孩子玩儿去了，不久就传来了嬉戏的声音。接着她就给自己稍为收拾打扮一下，因为她等着生意人上门来，以后可能还得到村子里去一趟。

她特别想在事先跟安蒂克商量商量卖牛的事；可是她又不敢贸然先开口。安蒂克仍旧坐在已经熄灭的炉火旁边，呆望着远方，神色阴沉得叫她害怕。

究竟是什么事情烦恼着安蒂克呢？

她脱下木底鞋子，不然的话，啪哒啪哒的声音又要叫他恼火了；她用关切而又不安的眼神，频频地向他瞧着，瞧着。

“啊，”她想，“他比别人更难受，难受得多了！”她的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，想要问问他，设法猜测他的苦恼，跟他一起为苦恼而痛哭。她已经站在他的身边了，从关怀备至的心头涌上来的亲切的话，也到了嘴边了。可是，且慢，如果他不把她放在心上，就当他不在他身边一样，那末，她怎么能开口跟他说话呢？她叹了一口气，因为她的心是沉重的。天啊！不少女人，日子过得比她好多了——虽然她们连一间自己的房子也没有！如果他提高嗓门儿骂她，——不，哪怕他举起手来打她，她也至少可以感到有个活人在身边，而不是一概木头。“可是他呢！……一句话也不说！有时偶尔咆哮一阵，象一条愤怒的狗一样——再不然就是瞧我，瞧得我的血都发冷了。我没有法儿跟他说话，根本不能跟他推心置腹。老婆——他把老婆看作什么东西呢？收拾

房子、做饭、带孩子的一双手罢了！他在哪一方面关心过我呢？他难道拥抱、爱抚过我吗？跟我温存过吗？跟我谈过心吗？这些个他都没有兴趣；周围的一切，他都不放在心上，他使自己成了个陌路人；而且也真有一手，家里发生的事情，他都视而不见。可不是吗，就让可怜的老婆一个人把一切担子都挑起来：一个人受苦，东奔西跑，为一切事情操心；而他对她呢，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！”

她再也抑制不住她的眼泪了，再也抑制不住潮涌似的悲哀痛苦了，她走到外边儿隔墙后的牛棚里，靠在刍草槽上，默默地哀泣；但，母牛克拉苏拉长吁一声，开始舐起她的脑袋和肩膀来了，这时候，她就放声大哭了。

“我的可怜的牲口啊，我连你也保不住了啊！……他们快要来了……他们在来了……他们要来讲价钱……然后在你的角上套上绳子，把你带走，把养活我们的你，带走！”她低声地喃喃说道，伸出手来抱住母牛的颈子，把她受伤的心里的全部热情，都转而倾注在那关切她的牲口身上了。——不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——母牛得卖掉；接下来他们就没有东西可吃了！……而且他又不肯去找活儿干！人家不是叫他去打麦吗？他却不肯去。他满可以一天挣一个兹罗提十个戈比……那点钱至少可以买点盐，还买点儿猪油来代替现在吃不到的牛奶。

她回到房间里，准备把心里的话讲出来。

“安蒂克！”她用坚决的声音叫道。

他默默地向她抬起充血的眼睛，眼神里蕴蓄着无限的痛苦和悲伤，这就使她为恐惧所压倒，同时心里又激荡着怜惜之情。

“你不是说他们来买牛吗？”

“他们一定在路上了；狗正在那边叫呢。”